



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汉斯约格·格里茨是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系教授。2011年8月，格里茨在德国威斯巴登博物馆（Wiesbaden Museum）举办了个展“石材与手绘”，内容包括格里茨25年职业生涯中的设计作品，尤其突出了他独特的设计过程和出色的石材建筑。这次展览展出了格里茨上百幅原创手绘图、研究模型、短片以及其他设计资料，包括获奖作品“列支敦士登议会大楼”（National Capitol Forum and Assembly）。格里茨的建筑设计关注“空间的永恒现象”，尤其擅长石材的运用。他创办的公司汉斯约格·格里茨建筑事务所（Hansjörg Göritz Architektur）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其作品曾在230种刊物上发表。曾受邀就他的作品做过70次讲座，参加过30多次展览。他参加约50个建筑竞赛中有20次获奖或入围。

2013年：格里茨凭借在田纳西州立大学所做的“路易斯·康1953年作品‘AAR住宅’研究——不朽之城中永恒的砖结构”入选罗马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附属会员。

打造现代简约主义空间

评千渡馆

评论：（德）汉斯约格·格里茨（Hansjörg Göritz）

当代大量的建筑虽然表面上闪耀着光芒，实际上却不过是拙劣的模仿作品。中国是这样，全世界也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由“众建筑”设计公司（People's Architecture Office）打造的山西太原“千渡馆”（River Heights Pavilion）反其道而行之，以其低调、内敛的设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风格当今很少见，因而是很珍贵的。尤其是在中国，建筑和城市化在疯狂发展，人们追求时髦和花哨的形象，几乎已经忘记了体面和信任，这样的作品尤其值得得到承认和深思，这决定了这个行业的前进方向。光鲜的外表往往比复杂的功能更吸引眼球，然而“众建筑”的设计似乎表明，他们有着理性的目标，那就是朴素和精致。在过于浮躁、功利的今天，这种态度令人眼前一亮，简单、轻松地就做到了恰到好处地把握空间，用不着任何炫耀的手法。没有了表面的浮夸（省去这浮夸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才能把注意力放在别的方面，才会去想：设计师是否在强调某种精神？这让我们好奇设计师做出这样设计的依据，我们很快会发现，这种简约主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众建筑”是北京一家新兴的事务所，有两条发展路线：建筑设计和产品设计。纵观这两条路线，能看出他们新颖、现代的设计手法。“众建筑”推行简约的设计、清晰的理念，超越表面形式——当代设计的普遍潮流，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众建筑”的设计师好像清楚地知道，他们就是要与众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不是简单地空口说说，给自己贴上标签就行的。“众建筑”确实是“人如其名”，从名字中就能看出他们强调“大众”，认为建筑是为大众服务的，似乎有重提现代主义运动的意思。他们将这种指导精神与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日常的现实问题成功挂钩。同时，他们又谦虚地不以现代建筑大师的英雄角色自居。“众建筑”以调查研究

和实验为基础进行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听信一家之言或者感情冲动。切实可靠是他们的追求，他们通常选择人性化的设计，而不是以形式为导向追求表面的吸引力。人们不禁要问，这么显而易见的信条为什么很少有人会遵循呢？我们只看到现在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和“异质性”的现代新巴比伦主义的图像泛滥造成的那些明显的问题，但是上述的信条跟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样重要吗？

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千渡馆”的设计体现出谦卑和低调，甚至成为现代浮夸设计的一个生动的反例。简约而实则丰富，复杂而又看上去简洁，“千渡馆”为完美的空间把握提供了一个切实的范例。最终的建筑既是针对这个项目的特定环境而做的独特设计，同时也可以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千渡馆”位于山西省首府太原市汾河边，它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城市扩张的一个缩影——跟全世界一样，这里的发展也付出了低密度城郊扩张的代价。场地中央有一堵围墙，空间布局以此展开。然而，这样的场地条件也让我们对设计师的做法感到好奇：在有限的面积内，如何兼顾距离和可视性（入口通道较远）？场地的平面布局决定了这样的空间顺序：人们首先来到一个小广场，然后穿过一片灌木丛，来到不显眼的入口（隐蔽地设置在一个私密的小广场上），但是，设计师并没有靠这些来进一步证明他设计理念中的建筑环境私密性——“千渡馆”提供的项目图片中并没有凸显这些，西侧的小树林在照片中也没有特殊强调，没有说树林对休闲区和倒影池起到缓冲器的作用。上文提到的汾河也没有强调——即使这条河流是环境中的重要景观。环境，环境！在这方面，该项目不幸也遇到当今常见的问题：采用大量唯美主义对象，却不能从视觉上解释这些对象到底给环境带来什么。我觉得这栋建筑在这个关键概念上也具备可夸耀之处。

2012年：

获得2012年普罗米修斯领导奖 (Prometheus Leadership Award) “普罗米修斯领导”称号，以表彰格里茨以跨学科的方式为建筑教育所做的贡献；该奖项由田纳西州立大学教育领导中心颁发。同时获得此奖项的还有萨拉·加蒂尔 (Sarah Gardial)、乔·约翰逊 (Joe Johnson)、帕特·萨米特 (Pat Summitt) 和威廉姆·巴斯 (William Bass)。并获2011年度建筑奖——“列支敦斯登议会大楼”获得由“建筑日记”网站 (ArchDaily) 颁发的国际奖提名。

2011年：

“列支敦斯登议会大楼”项目获得由列支敦士登国东瑞士建筑论坛颁发的“2006年-2010年优秀建筑奖”。凭借在威斯巴登博物馆举办的“石材与手绘”个展获得田纳西州立大学“一周最佳学者”学术表彰称号。

2010年：

凭借“2010年国际砖结构建筑奖”获得田纳西州立大学“一周最佳学者”学术表彰称号。“列支敦斯登议会大楼”获“2010年国际砖结构建筑奖”。

这里，显然原来的环境没有什么特色，“众建筑”抓住这个机会重新赋予它特色。这一决定的结果是一个优雅的“迷你蒙杜斯” (Mundus)。这个大胆的手法是一种多柱式建筑的明智布局，进一步分割成带状区域，共分为六个平行的空间层次。“千渡馆”也是六个小馆的集群，通过一系列天井灵活地连接起来，每个天井内都在南侧设有室内花园空间。这些天井起到空间过渡的作用，室内空间和室外花园形成对比和互动，同时也自然地过渡到入口必经的那片灌木丛。每个空间内都有不同的功能区，比如展览区、休闲区、办公区等。单层和双层举架高度交替出现，空间层次更加丰富和连贯，次序分明。就像穿过古罗马的长方形廊柱大厅一样，上下起伏、来来回回的层次感形成一种“空间脉动”，利用廊柱形成的空间模块产生压缩与扩张。这些现代空间中的天窗也有着通常的目的，那就是将光线引入室内。按照如上的顺序穿过这些空间，你会有一种非常简单、几乎平淡无趣的空间体验，但却是简单而又丰富。从每个空间的中轴线上看去，不论高矮，都能够深入、全面地看到整个空间，一览无余，甚至看得更远。室内空间和室外融为一体，将室外的人造景观引入室内。此外，正交垂直的空间体验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廊柱及其界定出的进深很浅的空间形成一种垂直渗透。这两个层次的空间体验加在一起，这种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的“堆叠”，带来丰富的视觉效果，包括从屋顶平台上向外眺望，或者向下看下方狭长的空间。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建筑结构呈现出简洁的次序感，这成为这个项目空间设计的关键，廊柱形成的模块巧妙地营造出空间节奏和韵律。

正如苹果公司设计部副总裁乔纳森·埃维 (Jonathan Ive) 接过著名德国工业设计师迪特·拉姆斯 (Dieter Rams) 的指挥棒——后者为德国博朗电器 (Braun) 打造了经典设计，“众建筑”也遵循着现代价值观向

前发展，他们认为，看似简约的设计实则复杂，在策划、设计和工艺上需要设计师有更熟练的技巧、付出更多的心血。“千渡馆”的建筑看上去好像不费力气，精致简练得几乎有点密斯式建筑风格。乍一看，这栋建筑不论从结构、材料还是细节上都展现了设计师对几何结构的精准把握。没有任何噱头。相反，大体量的多柱式建筑和巨大的透明玻璃表面相辅相成，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平衡。室内空间与建筑外立面，高与浅，室内空间在冷色与暖色材料间来回转换；这一切构成



一个完整、统一的实体。表面材料和装饰材料的模块工艺展现出完美的强烈表现力；尤其是屋顶的护墙和平台，地面、底座的板材、柱子、横梁等全都用这种统一的材料风格贯穿始终。嵌入式无框玻璃 (没有用金属包边) 充分体现了细节的完美处理。然而，在这个统一的系统及其细节中也出现一些变化和起伏，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明确。地面和屋顶的板材界定出的水平模块间或延续到双层举架高度的空间的外立面上，成为横梁，又在转角处变成落地式模块玻璃幕墙 (双层举架高度)。在其他地方则采用金属框或者钢梁，或者是封闭式墙体。这种多变的处理可以用整体结构过于单一来解释，但理由并不充分。有些地方的玻璃采用凹陷式，有些是共面的玻璃幕墙，有些吊顶用柱子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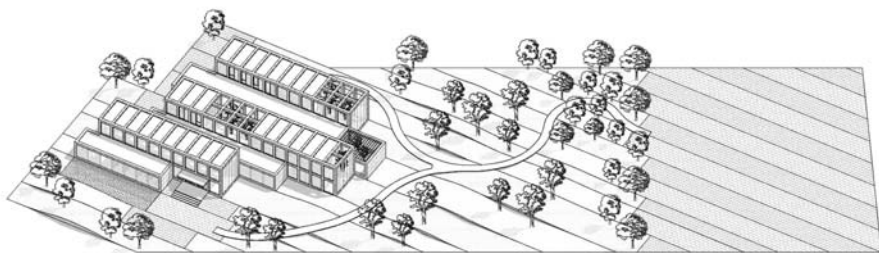
对称的两边，有些不对称，这种复杂的变化有可能会让人觉得过于眼花缭乱。这一点在休闲区最明显，这里的结构是相同的，一边采用石材覆面，另外一边，玻璃幕墙后面的柱子则采用镀铬覆层，让支撑柱产生一种消失不见的幻觉，典型的密斯式风格。也许只有真正的大师才敢于用单一的简单结构贯穿始终。

然而，“千渡馆”的建筑是一个整体艺术，一件真正的、完整的艺术品。在整体立方体结构的入口处，条状板材的堆叠使用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入口门槛，高出地面板材一个横梁的高度，形成一个小立面，但是却忘记了考虑残障人士的通行问题。相反，波状起伏的嵌入式耐候钢将“门槛”继续延伸到人造景观的草坪处，条状草坪中间种植了一些白桦树。休闲区的空间看上去似乎漂浮在倒影池的水面之上。这里，外立面的精致细节营造出一片阴影，这也是设计师有意为之的。最终，精致的材料和清晰的意图在完美的整体照明设计中更添光彩。

想象一下，假如把这个设计营造出来的小型城市环境设置在别的什么地方，也是作为一家公司的总部，那么空间的精密布局仍然可以保证各种活动的完美衔接。你首先来到一个小广场，然后穿过一片灌木丛，同时注意到周围倒影池里喷泉的水声，跨过精致的入口门槛（几级低矮的台阶），然后就来到接待台（布置得好像古典皇宫中精致的书房一样），在大厅里你能看

到接待访客或欢迎代表团，然后到庭院中闲逛，或者到屋顶平台上庆祝刚刚签订合同的交易成功，向下可以看到下方的展品；这一切构成了堪称完美的布局，生动地丰富了日常工作环境的空间体验，同时也丰富了高端商务活动的环境。这栋办公建筑代表了一种罕见的低调姿态，甚至可以作为教科书中的范例，展示简约结构中的微妙变化，并且证明这样的设计完全可以满足所有需求。

“更少但更好”的信条似乎是“众建筑”的核心理念。看看他们的各种设计作品，这种理念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相反，这更像是一种贯穿始终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指引下，他们的设计作品像一串珍珠，散发着光芒，这也是他们严肃对待的一种设计倾向。如上所述，人们会希望用一种更全面的手法，包括设计作品本身和它所处的环境，都能有更加全面的审视。这在他们发表的作品中也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引下，他们对“三千渡会所”的设计必定也是同样出色——作品本身是相同的问题类型，环境是相同的城郊开发区的地点。“三千渡会所”项目也体现出类似的对空间的精准把握，显示了对相同主题的同样完美的诠释。悬挑结构悬浮于下方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盒子结构之上，整体位于一个倒影池之中。“众建筑”并没有设置一个核心建筑体来让整体结构显得更稳固，而是通过垂直衔接让空间更具渗透性——这个衔接空间是多个空间共享的。下方的下沉广场相当于腹地，这也是密斯式建筑手法。密斯·凡德罗就是用这种手法设计了柏林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使其仿佛成为立于基座上的一座优雅庙宇。相同的策略也让“三千渡会所”这个项目中复杂的功能需求在一栋建筑中得到满足（对于一家会所来说，功能已经非常齐备了），同时通过让广场沉入地下，赋予整个环境以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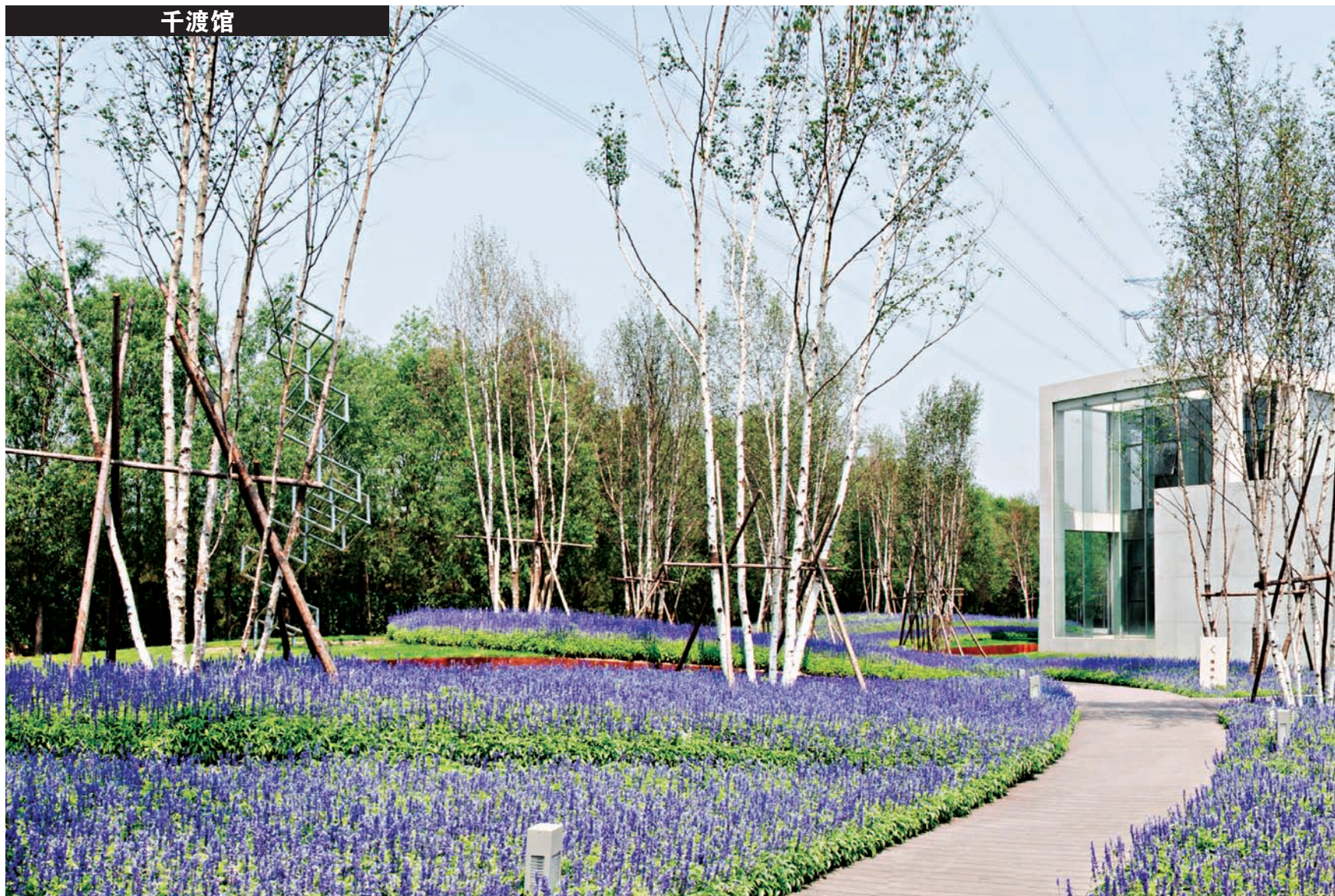


这样的建筑引发了我们深入的反思——也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它让我们看到设计重新回归现代建筑运动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所取得的成果。这种设计相当于对当今建筑风气的一种反叛，让现代建筑运动重新受到重用，但是，当时那批年轻建筑师现在已经习惯了折中主义的空话——这样来看待“众建筑”设计观念的话，或许会给人以启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建筑风潮起起伏伏，战后，一批新的共和国产生了，他们必须首先满足迫切的建设需求，之后逐渐发展出更好的设计。今天，“众建筑”作为年轻的当代建筑师中的一支力量，似乎在用他们的设计表明：这样的设计不仅可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必须的，正如当初现代建筑运动兴起时一样，因为现在又是一个拙劣模仿大行其道的时代。

“众建筑”的设计倡导他们的价值理念，但是并没有以“挽救时代的英雄”自居（现代主义巨匠曾经

多少带有这种自负），尽管他们似乎相信——凭借他们的才能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相反，他们这种中立的、“去个人化”的标签似乎隐藏了他们的领军人物个人，将其淹没在团队集体的努力中。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这个作品无疑是十分精妙的，但是，似乎它的目标是“大众”而非“精英”。正是这一点反倒让它显得格外的崇高，因此一点儿也不“大众”，这也是一种悖论。在我们这个过分强调个体主义异质性的时代，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次浪漫主义的反叛，而且是一种斩钉截铁的预言，这也告诉我们经典的现代主义设计在今天可以是什么样的。同时，它朴实地提醒着我们那些“复杂设计，简约呈现”的本质之美。虽然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注定他们成为“建筑师的建筑师”而非“大众的建筑师”的命运，但是，我毫不怀疑——他们这种默默的支持，这种对现代简约主义的重新诠释，必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项目概况

“千渡馆”是太原三千渡项目的产品展示中心，位于太原城市北部的汾河边。

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中国二线城市迅猛发展的典型代表。然而，城市的发展 centers 在南侧、项目所在的地段还是一片空白，尚待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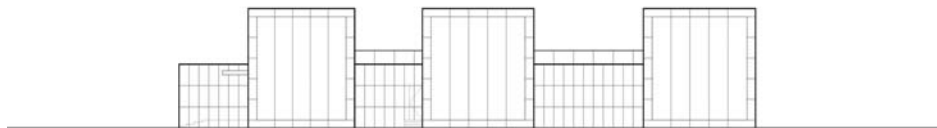
面对这种具有中国郊区化特色的城市环境，我们希望“千渡馆”能够具有更为都市化的空间环境：它是能建立起更高效的空间；也是能够鼓励更多联系与可能性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你站在门厅，能越过观看演出的人群，看见一对情侣在院中闲逛；还能望见二层的职员离开办公桌，去屋顶平台参加晚宴。

形态与功能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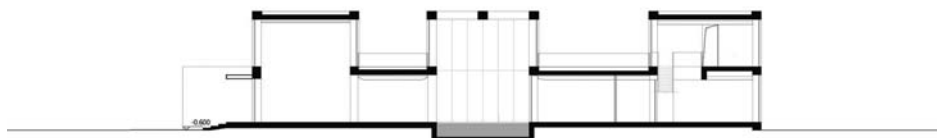
“千渡馆”由高低两类体块组合而成：高体块为石材框架立面，内含大厅、办公、庭院等功能，室内为暖色调；低体块为玻璃幕墙立面，内含洽谈、会议室等功能，室内为冷色调。两类体块高低交替，平面前后错开。低体块屋顶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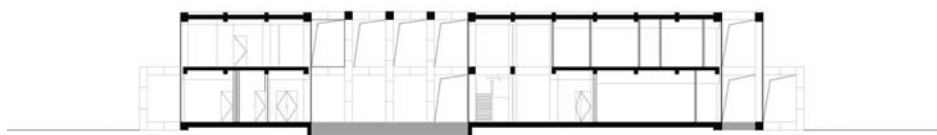
北立面图



南立面图



剖面图



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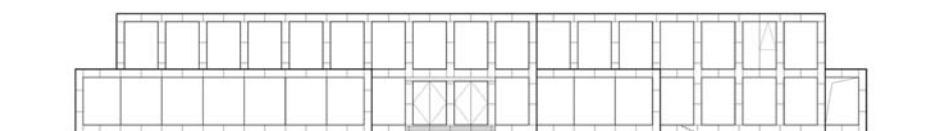
高体块之间的露天平台，高体块局部内含通高庭院。这种形体功能的布置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一是沿着体块方向，长条纵向的深空间，视线可以毫无阻挡的穿透建筑，看到室外的城市环境；二是垂直于体块的方向，平行多层的浅空间，视线能够穿透一层层的浅空间，甚至还能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斜向看穿各个体块的空间与功能，形成室内、室外、再室内、再室外的多重视线穿透效果。

室外景观延续了建筑的条状形态：地形被与建筑体块同宽的线切分开，高低起伏交错，切开的侧面封修钢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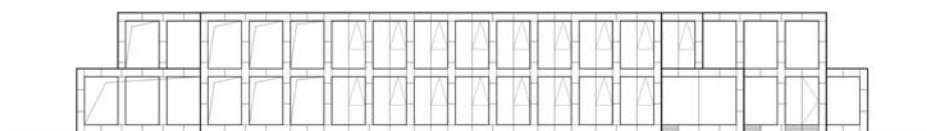
地形之上种植着成片的团状地被花卉，同时点缀丛生的高大白桦，相互映衬。

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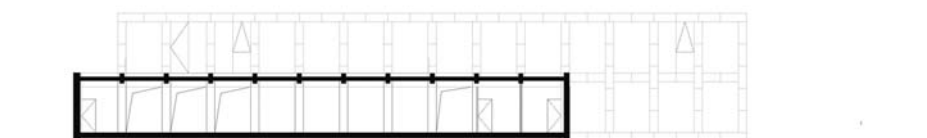
设计中对“社会”、对“人”保持了一种持续的关注，这也是对当下中国设计现状的一个反映。也是对过度关注建筑形式和风格的设计的一种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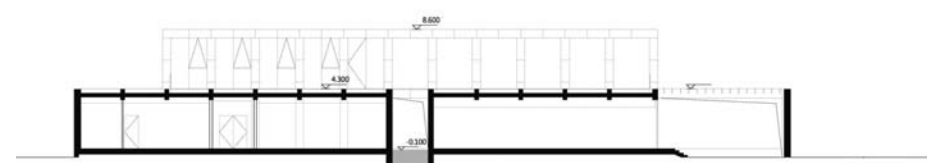
西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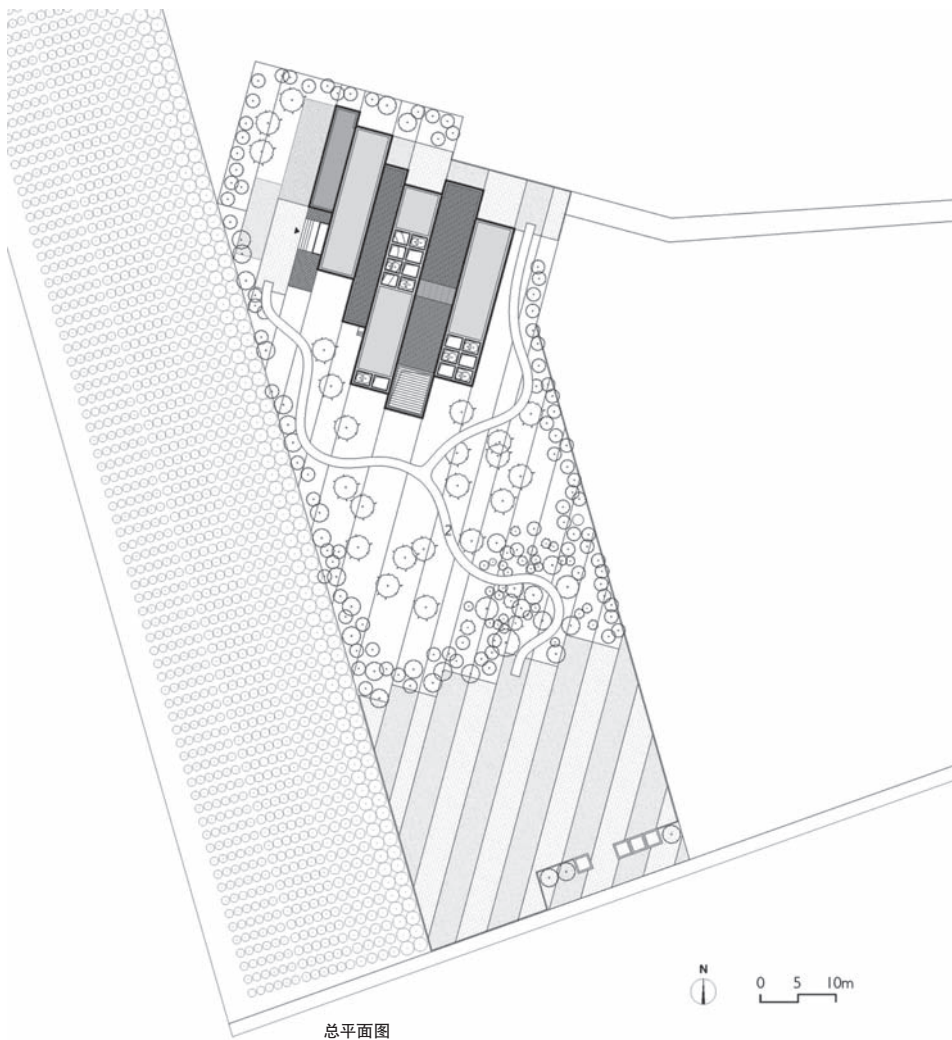
东立面图



剖面图



剖面图



总平面图

在千渡馆中，这种关注主要体现在一系列人的行为及其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讨论之中，如从室外如何看见室内、从室内如何看见室外，从内院如何看见屋顶平台的人、从屋顶平台如何看到内院的人，参观的人如何看见办公的人、办公的人如何看见参观的人，办活动的时候各种空间如何相互联系，人们怎么偶遇等。我们充分想象了这个空间中所能发生的事情和它们因此产生的结果，并且鼓励更多的联系和可能性。以上这些种种关系的整合构建出了这个建筑物，也反映了设计师对“人”和空间关系的理解。

而目前常见的设计现状是对“人”的忽视，无论是将建筑（或产品）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雕塑也好，一个传统的符号也好，或是一个炫目的消费品也好，它们都将设计最应该面对的“人”这个因素忽略了，也一起把人组成的“社会”放到了一旁。



项目信息：

项目地址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东路

设计师/设计公司 何哲、James Shen（沈海恩）、臧峰/众建筑（建筑、室内、景观）

设计团队 张明慧、刘秀娟、Jennifer Tran（陈珍妮）

竣工时间 2012年12月

业主 三千渡

项目功能 预制组装房屋

建筑面积 1800平方米

结构形式 混凝土、钢结构

摄影师 众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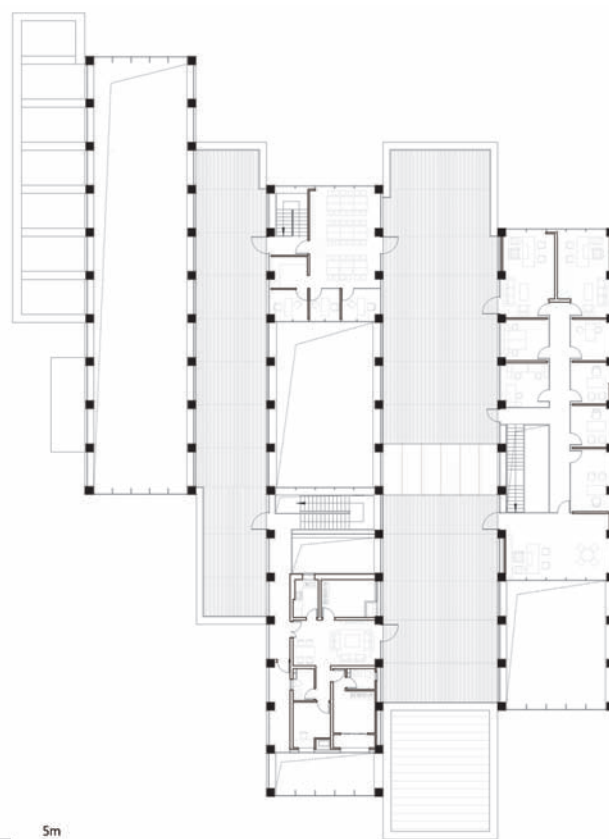


剖面图





首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